

絮语轻谈

土地里长出的春光

文 / 祁阿辉

诗意人生

春分一过,天南海北的花讯从四面八方传来,玉兰杏花海棠桃花梨花樱花紫荆,竞相在枝头绽放,与世界万物一同沐浴春光。这是一个萌发和躁动的季节,天气一天暖似一天,温煦微风拂面,友人在朋友圈发了一组自然风光美景,镜头中油菜花在蓝天白云陪衬下绚烂至极,灼灼其华之姿,格外耀眼。我问是哪里的,答曰汉中。油菜花本是寻常农作物油菜开了花,到处都有,但在我看来,汉中的油菜花有一种报春俏佳人的可爱与率性,逐点赞。

自然就多,与汉中的山川风物人情越发熟捻起来。汉中油菜花近年来名气越来越大,源于秦巴山地区的气候水土滋养,更得益于政府和民间力量的推广加持。每年油菜花盛开的季节,我都会听从春风的召唤,去汉中走走看看。

今年三月下旬,我去汉中南郑参加一个读书活动。活动结束后返回市区途中,经过汉台区老君镇。时值午后,艳阳高照,一切都是清新明媚的模样。这段路上,车辆明显多了起来,同行者商议下车休息。路旁是一处乡村,见熙攘人流大多朝同一个方向走去,有外来游客,更多的是当地人,男女老少结伴相携游玩。我们一行人随人流沿着乡村公路朝里走,两侧有指示牌,提示前方是皇塘水乡景区,身旁有摆渡游客车经过,原来这里早已成为乡村旅游的一处热门打卡景点,人们都是奔着观赏油菜花而来。

路两边不时冒出一簇簇绽放的油菜花,装扮着村舍房前屋后的空地。继续往前走,通向大片油菜花的小路朝不同方向分岔,每一处岔路都把游人引向一片油菜花地,继而引向远处黄橙橙的花海。眼前除了油菜花还是油菜花,犹豫着不知该先去哪一片油菜花,生怕错过了最美的。

远远近近的田野里摇曳着一望无际的金色波浪,被夹杂其间的庄稼的绿色分割成不

同形状,方形的,梯形的,椭圆形的,不规则的几何图案,错落有序,随地势高低起伏,铺成一幅巨大的乡村风景油画,油菜花俨然成为这个画面的主宰。空气中弥漫着土地和花朵混合的香味,浓郁,芬芳,散发着与观赏类花木截然不同的醇厚气息,令人踏实,满足,心安。此刻春光正好,天高地阔,目光所及,满是生命的欢欣。鸟儿叽喳鸣叫,蝴蝶翩翩起舞,蜜蜂嗡嗡盘旋,流连花蕊,孕育甜蜜。花儿忙着绽放,赏花的人更是忙着不得闲。几个乡下孩童在蜿蜒的青石板路上奔跑着,追逐嬉戏。花海中一群中年妇人甩着五颜六色的花丝巾,彼此互拍留影,欢声笑语阵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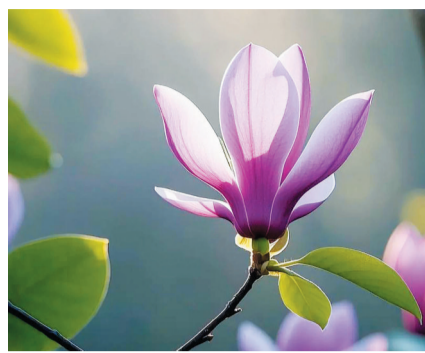
和同行爱好摄影的友人聊到春天观景赏花,他老家在河南,我以为他会偏爱牡丹,没料到他最中意的竟是眼前的油菜花。他出身农家,自幼喜爱油菜花的天然质朴,说这是最熟悉的乡土气,闻着很是养人,说着深吸了一口气。他的相机卡里装着历年汉中各个区县数不清的油菜花盛景,舍不得删,虽然他曾自驾去外省专程拍过那些在全国名气更大的油菜花。一行人随意游走,徜徉花田,流连忘返,我竟有些忘情,想象着几个月后,这些花朵将变成饱满的籽粒,榨成黄亮的菜籽油,成为热米皮、浆水面、褒河鱼、核桃馍里的诱人油香。

油菜花是土地和春天的约定,悠长古老

的山水演绎着日新月异的故事,无疑值得去用心书写。作为“文学陕军”重要成员,汉中文坛代表人物,王蓬先生用文字和足迹勾勒出厚重浓郁的“汉水味”文学长卷。这次汉中之行,有幸拜访了王蓬文学馆,聆听王蓬先生讲述极不平凡的文学创作历程。汉中是王蓬先生文学梦起飞的地方,1983年他的第一本书短篇小说集《油菜花开的夜晚》问世,成为改变他人生命运和扬起文学风帆的重要标志。从汉中西安已数日,常翻阅案头那本介绍王蓬文学馆的《秦雪》专号,读先生的文章,对汉中地域性的独特内涵、汉水温润悠远的风貌有了全新的体悟。在王蓬先生笔下,汉中四季皆美好,最好当然是春天,先是向阳山坡现出淡淡的鹅黄,山上的冰雪融化,潺潺的溪水开始奔窜,阳光有了热力,照在水气氤氲的山坡,先是峭拔的山崖开出几只妖妖的山桃花,接着漫山遍野的花都争相开放……

汉中油菜花的花期要持续到四月中旬,眼下没去看的朋友还来得及。我曾在散文《三月芳菲》里描述过汉中油菜花开的景象,到处洋溢着万物蒸腾的生机与活力,播撒,耕耘,收获,土地上流传千年最原始的劳作,在油菜花盛开的时节全都具象化了。谁不爱大自然的馈赠,这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春光。

(作者供职于省公路局)



又是一年花开时 气势磅礴的古树王者 秦岭深山中扎根 便是千年 时光的轮回里 繁茂硕大的华美树冠 冲入云霄 傲然屹立于天地间

千年古老的树 永远蓬勃向上 枝丫伸向更高远的苍穹 繁花怒放时 清香飘逸玉兰山谷 这一树繁华灿烂 装下了整个春色烂漫 站在树下凝望 惊叹王者的坚强与博大

风过,花瓣飞扬 这不是凋零 是将千年的温柔 轻轻地去点缀美好世间 冬去春又来 岁岁年年花相似 花开花谢又一春 古树笑看无语 千百年来 沉浮的繁华和落寞

(作者供职于西安市公路局)

你见过 寒山,在 渺远的非线性 漩涡,一种不解的 隐居,拎着书卷,对世人 咧嘴大笑。千年 余波在斯奈德身上 静谧 安详 冷静 久居寒山,几经秋日 倚身岩石。不掩蓬扉 独酌长生药——不悔 舞踏,落叶满山 继续漫游,挟着 一种转变,一种 迷惘在冲突 水流花开,追随 自己无形的足迹 迷乱的和弥散的网络,白茫茫地鸣叫 叫着寒山寒山寒山 告诉我,禅 如何妥协,如何解

千年玉兰王

文 / 张西楠

你见过

文 / 彭意轩

夜市微光 照亮寻常

文 / 吴锦瑶

临,有的打开手机直播美食过程,还有

的凑在一起说笑聊天。我内心动容,不管饿与不饿,买一份吧,只想为深夜努力生活的人增加一点动力,于是走到一个摊位前,买了一份牛肉汤粉,喝着汤嗦着粉,味蕾的满足一下蔓延到身心和四肢上。

后来,光顾这些小吃摊成了我业余生活的一部分。时间久了,光顾了不同的摊位,也感知了烟火下每个人真实的生活态度和故事。

卖麻辣烫的是一对姐妹花,她们会把食客选好的菜放进热汤里煮熟,出锅时再放上简单的佐料拌匀,最后加上一勺炒花生和油锅巴,倒进盘子里端给食客。绿豆芽、扁粉、海带、土豆片这些常见的食材,在姐妹两的合力操作下彻底变身,做好的烫菜堆成一座小丘,盘底是辣香四溢的汤汁,鲜亮的红油均匀的裹满菜身,热气腾腾、爽辣可口,是安康人疲惫一天后最踏实的饭搭子。姐妹花一人煮菜,一人调味,动作行云流水、干净利落,配合的更是天衣无缝,那是在朝夕相伴中形成的默契与相守,亦是对每一位食客,实实在在的用心与热情。

卖牛肉汤粉的摊位生意最好,摊主是一位胖胖的大哥,看起来精神十足,一锅牛肉汤鲜掉眉毛,米粉吃完可以继续加,用的青菜和芹菜小料十分新鲜,很受食客欢迎。有时,还会配上自己做的腌菜和调料汁,搭配碗里的牛杂

吃,解腻又开胃。喝汤的间隙,他常与我聊天:“我家的汤都是每天现熬,当天卖完就不卖了,没有一点科技与狠活,美女吃的舒服了,帮我多多推荐给身边人啊……”他说话的样子很真诚,就像夜市摊上的每个人,面对生活时都带着一股子认真又滚烫的热忱,用一碗实实在在的汤,把平凡的日子喂的营养有味、充满能量。

卖螺蛳粉的摊主是一位嫁到本地的广西姐姐,时常化着淡妆,头发在脑后用抓夹固定,显得干净又利落。她总是把酸笋和炸腐皮盛的满满当当,搭配的空心菜脆嫩爽口,吸满螺蛳粉的汤汁入口别有一番滋味。有时也会看到孩子和她一起出摊,她不愧不忙的做粉,孩子在摊位旁的矮桌上静静写着作业,互不惊扰却又彼此相伴。烟火缭绕里,一边是谋生的忙碌,另一边是安静的成长,这一幕平凡的坚守与期盼,是生活对普通人最温柔的犒赏。

我经常一个人停驻夜市摊,望向这片烟火氤氲的海洋……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却藏着生活最质朴的形象——平凡、努力、热爱,充满希望。那些五光十色的小吃摊,不仅给了我温暖,抚慰了生存的疲惫,也让原本浮躁的心慢慢安定,重拾向前的力量。要知道:生活从来不易,但只要心里有光、手上在忙,日子就会晴朗。

(作者供职于白泉分公司)

记忆的尺

文 / 杨小永

走完。学校的操场也是,当年觉得宽广无比,课间跑起来像在原野上撒欢,现在看,也就几个篮球场大小。

我站在院子里,四月的阳光斜斜地打在这片巴掌大的空地上,恍惚间还能听见童年的笑声从某个角落飘出来。可定神细听,只有风吹过老槐树的沙沙声。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世界从来没有变小,是我的尺子变长了。

小时候,我们用自己的身体丈量世界。一个孩子一米高,四层楼就是庞然大物;一双小短腿,几百米的路就是长途跋涉;一颗稚嫩的心,只装得下父母姐妹和几个玩伴,所以觉得那个院子就是海阔天空。那时候的我们,是世界的中心,世界有多大,取决于我们走了多远。

后来,我们长大了,走远了。我们去了更远的地方,见过更高的楼,走过更宽的路,结识了更多的人。我们的尺子在一次次次的远行中被拉长、被放大。再回头看,那个曾经的世界,自然就小了。

可这变小了的,不是故乡,而是我们与故乡的距离。而比距离更让人心绪难平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

我的母亲,离开我已经快30年了。如果她还在院子里,应该会像从前那样,站在一楼的门前喊我回家吃饭。那声音能穿过整个院子,穿过几十年的时光,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母亲走的那年,这栋楼还在,院子还在,可我的世界从此缺了一角。

我的父亲,当年是雷厉风行的公安干警,穿着笔挺的警服,走起路来带着风。小时候觉得他是这世上最强大的人,没有什么能难倒他。如今他80岁了,走路慢了,说话也慢了,可每次见我,还是会问一句“工作顺不顺”。那一瞬间,我仿佛还是那个需要他庇护的孩子。

三个姐姐,两个已经退休,另一个也临近退休。她们从当年扎着辫子的小姑娘,变成了要照顾孙辈的奶奶辈。时光把她们角色一一改写,可每次聚在一起,她们还是像小时候那样,问我要不要吃这个,穿不穿那个——姐姐的身份,一辈子都改不了。

站在这巴掌大的院子里,我想起他们每一个人。想起母亲在公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想起父亲下班归来那身笔挺的警服,想起姐姐们带着我去河堤玩耍的午后。那时候的他们,就像这院子、这老楼一样,在我的眼里是那么高大、那么牢不可破。可如今,院子小了,楼矮了,他们也老了。

但正是这个小小的起点,教会了我什么是家,什么是爱,什么是责任。

母亲用她的操劳,让我懂得了持家的不易;父亲用他的严谨,让我明白了担当的重量;姐姐们用她们的照顾,让我学会了关爱他人。这些,都是在这巴掌大的院子里种下的种子。即便母亲不在了,她种下的那些东西,依然在我身上生长着。

如今,我也有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

闹情偶寄

乡间的小路旁,偏僻的墙角下,甚至是石头缝里,总能撞见蒲公英的身影。它太不起眼了,没有鲜艳的色彩,没有馥郁的花香,开在百花争艳的春天,像个安安静静、不声不响的小人物,守着自己的一方天地,却藏着最滚烫的向往。

小时候总爱摘一朵蒲公英,凑到嘴边轻轻一吹,看着那些毛茸茸的小伞,一下子挣脱花托的怀抱,晃悠悠地飞向天空。风慢一点,它们就飘得缓一点;风急一些,它们便飞得远一些,没有牵绊,没有束缚,就那样顺着风,飘向未知的远方。那时只觉得好玩,追着那些小伞跑,看着它们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最后融进蓝天里,心里莫名地欢喜,觉得那是世间最自由的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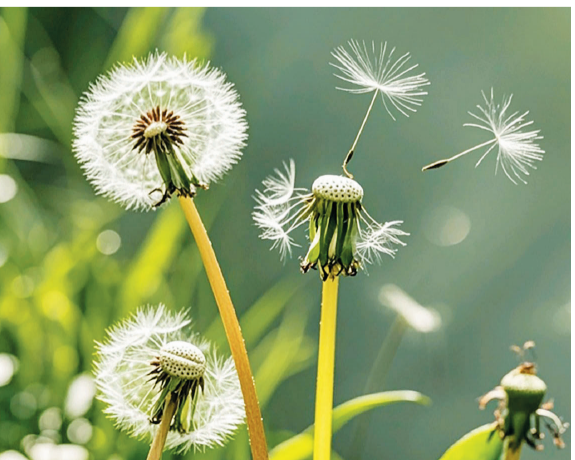
后来渐渐长大,被生活推着往前走,困在日复一日的琐碎里,被各种各样的烦恼牵绊,才忽然懂了蒲公英的自由。它从出生起,就注定不会永远扎根在一处,泥土是它的起点,却不是它的终点。它默默生长,把所有的期待,都揉进那一团蓬松的绒球里,等风来,便是它奔赴远方的信号。它从不问风会带自己去哪里,是肥沃的田野,还是贫瘠的山岗,是温暖的向阳处,还是阴冷的角落里,它都坦然接受,因为比起固守原地,它更渴望头顶那片辽阔的天空,渴望去看未曾见过的风景,去经历未曾有过的人生。

我们总说向往自由,可大多时候,我们都被自己困住了。困在对未知的恐惧里,困在对安稳的贪恋里,困在别人的眼光和世俗的期许里,不敢放手,不敢前行,把心锁在小小的牢笼里,忘了天空有多宽广,忘了远方有多美好。我们总想要确定的归宿,想要安稳的结局,却忘了生命本就是一场漂泊,真正的自由,从不是待在舒适区里一成不变,而是有勇气随风启程,有底气接纳所有未知。

蒲公英的一生,短暂却洒脱。它在泥土里默默扎根,努力生长,不为取悦谁,只为积攒奔赴远方的力量;它随风飘散,不问前路,不惧坎坷,哪怕落地后要经历风雨,也要努力生根发芽,开出属于自己的花。它教会我,自由从不是漫无目的的流浪,而是心有热爱,便勇敢追逐;人生从不是按部就班的轨迹,而是遵从内心,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风又起,一朵朵蒲公英再次扬起绒伞,向着蓝天飞去。它们渺小,却从不卑微;它们漂泊,却从未迷茫。看着那些轻盈的身影,忽然觉得,人生也该如此,不必困于眼前的苟且,不必纠结一时的得失,心怀对自由的向往,向着风,向着光,勇敢地飞去,去闯,哪怕平凡,也能活成自己的风景,在属于自己的天空里,自由绽放。

(作者供职于西亭超限运输检测站)



生活拾思

我家附近的万乐城商场前有一片热闹的夜市摊位,主要卖各式各样的小吃。刚开始时,只有几家摊位星星点点的坐落在广场上,后来摊位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形成一片独特的美食气候。

一到傍晚,摊位像突然从地下冒出来一样,原本空荡荡的广场瞬间繁华起来。每家摊位前都有鲜亮的灯光和广告牌,远远望去,整个广场变成一片闪耀的星河。

小吃摊分成两溜依次排开,新鲜的凉拌卤菜、锅气十足的炒面炒饭、油香四溢的烤串、鲜香味美的米线……各式各样的小吃色香味俱全,摊主们卖力的叫卖声、锅碗瓢盆奋力工作的合奏声此起彼伏,汇成一道动人且滚烫的风景线。

下班时,遇到阴冷潮湿的天气,人总会不自觉的哆嗦。每次路过夜市摊时,都已接近深夜时分,可是很多摊位都亮着灯,炉灶里燃着仿佛不曾熄灭的火苗,那温暖的感觉仿佛一直有人在默默等你,为了填饱你的身心始终候在暗夜街头,心底便骤然生出丝丝暖意,连带着对明天的期待,也一同被点亮。

午夜的商场早已关门,摊主们却在严寒酷暑中等待着食客光顾,渐渐地有行人和车辆停下,人流也越聚越多。即便深夜的气温低迷,时不时有凉风和蚊虫经过,但他们好像没有任何察觉,有的整理灶台擦拭桌面,静静等候食客光

往事如歌

休假,忽然起意,想回小时候住过的地方看看。

那是铁路系统的一个家属区,几排家属楼,一条通往学校的路,一个供孩子们疯跑的院子。可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个足够辽阔的世界。

今天再走进,却发现一切都缩了水。小时候觉得家门口那条路宽得像个广场,现在看,不过窄窄的双车道。那时候走路去小学,总觉得路途遥远,要穿过长长的街,拐过几个弯,走得脚酸才能望见校门。今天特意用脚丈量了一遍,从当年家的位置走到学校门口,不过几百米。

中学就在老房子的后窗外。小时候趴在窗台上,能望见操场上跑来跑去的影子。如今学校还在,成了重点中学;窗也还在,只是趴在那里看的人,早已不是当年的我了。

最让我怔住的,是那栋家属楼。

印象中它有五六层高,楼体敦实,是我们这群孩子的“大山”。今天站在它面前,数了数——四层。老式的筒子楼,外墙斑驳,楼道幽暗。我家住在一楼,三家共用一个卫生间。小时候觉得有什么不便,只记得公共厕所的灯光昏黄,夜里去要壮着胆子。当年觉得这楼很高、很宽,现在看,不过是寻常的老旧建筑。

还有那个院子。那是我们当年的“海阔天空”——跳皮筋、滚铁环、拍画片、捉迷藏,从这头跑到那头,仿佛永远跑不到边。今天再看,巴掌大一块地,几步就能